

赶路人 独语

龙玉纯

故乡那山青水秀天蓝的日子，没想到在今天看来是一种幸福的奢侈，北方这被无数污染之手涂抹得总是灰茫茫的脸孔不时还发发沙尘暴脾气，折磨得我满脑子的难受与浮躁。我这只成长在湘西红花绿草青山碧水间自由吟唱的鸟儿，今天走在钢筋与水泥浇铸的森林中似乎无所适从心火旺盛而沙哑了嗓子。

告别工作几年的鄂西北跨进北方B城的日子屈指数来也有三年多了，我那曾经像山溪一样绵绵不断欢快流畅的笔头，不知为什么从此变得干涩滞重仿佛就要锈塞。平凡的工作平淡的生活就像玻璃茶杯中与波浪永远无缘的白开水，它们的生命它们的价值它们的命运从此

与一种名叫茶的植物叶子的好坏紧紧相连。于是，我时常睁大眼睛遥望天际渴望飞来一朵能洒下甘露与灵感的雨云，我耐心地等待春天的再次君临，我好尽情收获明天的龙井或者毛尖或者碧螺春。

正像盛夏骄阳如火，热浪灼人的感觉，浮躁是一种束人翅膀掠人青春让人忙忙碌碌但无所作为的病。这是一种世纪交替时期最容易流行的病，也是信息时代崇拜知识经济的数字青年们无法免疫的病。我一边与它天天玩着太极推手，勉强打足精神疲于应付，一边还低着头以思想者的姿态看着凹凸不平的路面谨慎前行。

这是一种很累的走法，这是一种事

倍功半的走法，这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走法。好在我身边那朵名叫爱情的花儿和那朵名叫友情花儿绽放得分外鲜艳，它们就像两台不知疲倦的发动机两个永恒的动力源，不时给我那有些沉重的双脚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使我泰然自若地成功地迈过一个一个沟坎。

回过头来看看那一行行坚实清晰始终向前的脚印，一种轻松而又惬意的感觉顿时像一棵挺拔的杨树耸立在我眼前。世上没有绝对的坦途，走过风雨走过泥泞走过坎坷爬过高山趟过河海走过一马平川的人生才是真正完整的人生。当然现在我还不到停下脚步来回首欣赏往事的时候，那是步入人生的黄昏事业有成的长者的专利，我作为一位在他们看来还是百分之百毛头小伙的青年现在只有埋头赶路。前面的路还那么地远，像一串串长长的诱惑一片片瑰丽无比的风景，在等待着我的心我的脚去任情丈量。

面对朝阳，沙哑的嗓子唱出的歌儿另有一番意韵，虽然这样也许得不到喝彩，但作为赶路人的我从不祈求喝彩，而更醉心于在大步向前的同时倾听落地的脚步声，那是大地母亲发自内心的鼓掌声。赶路人往往又与寂寞同行，寂寞是他汗水里的咸味，寂寞是他背囊里的物品，寂寞是他无时不在的身影。我乐意与寂寞同行，有人说，男人在寂寞中走向成功，女人在成功中走向寂寞，这话似乎错对各半。赶路人往往又与通俗的名利无缘，那些媚世的东西总是被他视为无关

痛痒的身外之物可有可无。我不想花时间与精力去经营它们，我宁愿把辛勤的汗水默默无闻地洒在路上，心无旁骛无怨无悔地把理想与目标作为至高无上的利益与勋章。

记得那是一个还不识愁滋味的年龄，十七岁的我单纯得像大山深处一股洁净的清风，蹦蹦跳跳地告别湘西小山村的父老乡亲，走进了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广州，从此渐渐体会到了什么是大都市与山村的距离。后又去了海滨经济特区城市汕头，后又到中原城市郑州和六朝古都南京学习深造，毕业后又走进了原始气息与现代文明并存的鄂西北，直到今天在B城工作。不知不觉间离开故乡有十二个年头了，一路前行一路歌，追求的脚步始终未曾暂停歇息。赶路人从不言累！今天沙哑的嗓子、干涩滞重仿佛就要锈塞的笔头似乎是在暗示与提醒我，不要对灰茫茫的天空和反反复复的沙尘暴以及其它方面的不如意有过多指责与埋怨，总有一天B城也会变得草绿花红山青水秀，总有一天其它方面肯定也会看上去很美，更不能容许浮躁之手把自己推向逃跑与回避的轨道。还是像过去一样什么也不用说，迈开大步哼着轻快的歌儿继续前行。

新一轮太阳已经升起在地平线上，还是继续赶路吧，无限风光就在正前方。